

魏静平 著

岁月留馨

一个普通女人的人生故事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魏静平 著

岁月留馨

一个普通女人的人生故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留馨:一个普通女人的人生故事 / 魏静平著. —北京: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72 - 0

I. ①岁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9077 号

书 名: 岁月留馨——一个普通女人的人生故事

著 者: 魏静平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封面设计: 赵光明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84 千字

印 张: 19.75

插 页: 1

版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72 - 0

定 价: 3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生命是一束花(代序)

张子扬

如果我先告诉读者,本书的传主是一位身患肢残的耄耋女性,恐怕这书在读者的手中当会陡然地增加几分沉重……

魏静平阿姨是数年前我父母卜居京北八贤庄的芳邻,因她入住时间晚,我们一般又都在双休日回来看望老人,所以她来小庄多日,来往却几乎没有。只是觉得庄里多住些老人,彼此聊天交流更显得庄里祥和,有人气。

忽一日,母亲散步回来后告诉我,魏阿姨无意中看到了我送她女儿女婿的诗集,读罢激动不已,有些段落令她流泪,有些段落她竟背诵流畅……这着实令我吃惊,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,对新诗如此喜爱与接受,其诗心该是何等年轻啊。

听母亲讲,她与魏阿姨可谓一见如故,二人除了都长期从事医护工作之外,她们所患疾病种类,甚至手术的项目、时间都几乎相同。更有趣的是,二人都在“不时写写回忆录”,给朋友、家人读读、看看。母亲很钦佩魏阿姨,说她意志坚强,很了不起。因为三十多年前,魏阿姨曾患过一场神经系统的大病,愈后四肢留下残疾,行走靠一只四腿带轮的助步器,作文要把笔插在僵硬的手指中才可写字。即便这样,人还是那么乐观,对大自然十分热爱,只要条件允许,她便到院中散步锻炼……

初见魏阿姨是深秋的一个午后,暖暖的太阳映着老人的烁烁银发,

红红的披肩衬着她祥和的面容。她说她喜欢这里，远看山，近观池，每天按时写回忆录……

言谈之中我又知道魏阿姨从戎五十多年，实乃军中前辈，而她已逝的夫君曾是我服役的空军某部的高级首长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曾同在一个军营。大西北的军旅情怀，拉近了我与魏阿姨的距离。为表示敬重，我拟了一副对联赠予她：“静观池鱼乐享天寿山麓小园雅趣，平常心境闲书人生沧海世事文章。”并请挚友书法家郎鸿叶为其书裱。同时，还赠送魏阿姨一册笔记本，请她整理诗稿，选出合适的作品，我们一起赏析、推敲。

不久，便读到了魏阿姨的诗作。有趣的是，笔记本的第一页是魏阿姨为我所题的开场白：“乱说胡写一篇一篇/自不量力幼稚不谦/见到文人心中喜欢/笑掉贵牙请你指点”——文字通俗俏皮，但不失真切诚恳。

魏阿姨的诗大抵是进入小庄后的咏物之作，远观山，近赏竹，言词朴实生动。她观察之细，感受之深，让人吃惊。虽诗量有限，但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个老人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生命的珍惜。随后，又读到了几首她几年前的旧作，其中虽有些作品尚欠完整，但就其内容，的确让人看到了作者的军人情怀、西北情结。她的“行踏戈壁千百里，亲历城终嘉峪关”气势磅礴，风吹石走，让人想不到是出自女性诗人之笔。

古诗、旧体诗，我始终喜欢，但面对魏阿姨诚恳的“求教”，惶恐至极，我甚至后悔几年前没有接受侯一民先生的建议：拜刘征先生为师，攻学旧体诗……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急抱佛脚，尽自己文字与文学所能，在文字、词句上与魏阿姨切磋，为和押韵辙，偶尔也翻下《诗韵新编》，同时也随手找出些近几年师长朋友的诗文借赠予她以“恶补”，这其中 有鸿叶、桂荣夫妇的《枫叶庐诗草》，汪绍喜的《我的风雅颂》，扎西次仁的《西藏是我家》，温汇泉的《植公集》，吴瀛的《景洲诗草》，刘中一的《兴怀集》，屈谦、舒荣夫妇的《绿太阳》，曹永正的《祭祖铭》，曹禅的《太初》及高占祥咏荷诗集《文选高诗》等等。

诗文的借鉴阅读，激发了魏阿姨创作的激情，来小庄不到半年，竟创作了五十多首诗作。朋友们说，这是魏阿姨积淀了半个多世纪的人

生情感、诗人情怀在八贤庄的一次“奇迹”般的总“爆发”——一位七十五岁的诗人在八贤庄诞生了……

也许是诗歌的创作激发了魏阿姨的写作兴趣，也许是文学写作“热身”活动坚定了她实现夙愿的自信，魏阿姨重又握起笔来，潜心她人生回忆录的写作。这里所说的“握起笔来”当是形象而准确的描述——每一次写作，魏阿姨都要用僵硬的左手掰开同样僵硬的右手把笔插到手中，然后吃力地“握”笔而书。于是，在一页页的字里行间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纯真的少女、一个青春的学生、一个飒爽的军医，然后又为人妻、为人母……

我捧读本书的初稿时，泪水不时会浸入眼中。这其中的因素很复杂，有感慨、有感动、有同情，但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不可或缺，那就是敬重！本书的副题是“一个普通女人的人生故事”，而我相信只要你是一位认真的读者，读毕掩卷会和我有同样的认知：“这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不普通的生命”。张海迪在赞誉史铁生时说：“生命中最痛苦的就是残疾的状态，那是无法排解的沉重压力”，而“把咀嚼痛苦看做是生命的常态，这就是英雄”。仅此一点，我们就应当向本书作者致敬，她在痛苦中为我们写出了一部无奈而柔美的人生故事。

其实，人生就是一束鲜花，也许未必名贵，只要你把它紧紧捧在胸前，定会盈香满怀……

祝魏阿姨快乐、长寿！

二〇一二年三八节勿草

目 录

1/生命是一束花(代序)/张子扬

1/第一章 童 年

出生的地方

儿时记忆

父母与家人

家乡沦陷

院子的故事

母亲教我做女红

拾 荒

初识父亲

母亲的病

22/第二章 京城生活

初到北平

艰辛的父亲

上学梦

考 学

上学第一天

同桌的他

兵临城下

父亲拒绝当官

北平解放

学骑自行车

难忘的春节

开国大典

严厉的父亲

情窦初开

57/第三章 第一次军旅生涯

为何学医

参 军

一封家书

尴尬的午餐

美丽的大连

军校生活

走进飞行员的摇篮

被追求的烦恼

他撞入我的生活

初 吻

新婚之夜

和苏联专家共度新春

93/第四章 铁路医院十年

实践出真知

母亲病危

大女儿来早了

不幸得了肺结核
挚友
养病的日子
赴杭州疗养
儿子偷袭来世
急诊室的日日夜夜
母亲病故
调离铁路医院

124/第五章 五航校岁月

初到五航校
第二次军旅生涯
荒凉的大西北
劳动建校
我是医生
支农
小女儿来晚了

154/第六章 罕见的病

带病工作
误诊
遇到贵人
遗嘱
病危时刻
生不如死
春天来了
好妹妹俞锦炎
儿子样的战士
出院

190/第七章 定居北京

囚禁般的生活
快乐家庭会
摔倒了爬起来
快乐生活每一天

201/第八章 丈夫其人

他是一个幸存者
敬业且严格
热情又暴躁
两袖清风
倔强 乐天

213/第九章 夫妻情深

牵挂与支持
我爱雄鹰
爱的火花永不熄灭
幸福的星期天
一朵美丽的茉莉花
骨折
我们的生日
我给丈夫洗澡

233/第十章 永失我爱

不愉快的春节
最后一次谈心
灰色双休日
黑色灯节
永别那一刻
失去另一半的日子

我是母亲

走出去

256/第十一章 兄长、妹妹和孩子

兄 长

妹 妹

大女儿

儿 子

小女儿

275/第十二章 我家的六十五个保姆

母亲样的保姆

贪得无厌的保姆

姐姐样的保姆

逼我离家出走的保姆

女儿样的保姆

291/第十三章 幸福八贤庄

去八贤庄的路上

结识新朋友

幸福生活

302/尾 声

303/后 记

第一章 童年

出生的地方

白沟镇属于河北省新城县（今高碑店市），我小的时候叫白沟河镇。

白沟河镇历史上一直是个经贸繁荣的镇子，天天逢集，每逢双日还有大集市，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来此购物、售货，逢年过节更是热闹。

集市上还有搭台唱戏的，其中河北梆子最受欢迎，每次都座无虚席，人头攒动。有的人常常自带长凳，更多的人总是站着观看。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各种热闹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常常使人听不清唱词。

紧靠镇子的北侧有一个小村庄，名叫魏家庄。魏家庄人口不多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比较富裕，那里就是我的故乡。

我家在村子的中心，是一个四合院，共有房子十六间。南北房十间，东西房六间。土改时我家被划为上中农。

南北房之间有一堵墙相隔，并建有二道门。南房有大门洞、草料房、牲畜圈等。二道门迎面是一个影壁，画有山水画，影壁墙后是院子，院内有五间北房，东西各有三间厢房。院中有一棵洋槐树，花开时节幽香阵阵，常引来采蜜的群蜂。树下有一个大石桌子，夏天一家人就在那

里吃饭乘凉。

北房与西厢房之间有一条廊道，廊道外侧开有一小角门，小角门外是一个小院，小院中有带粪坑的露天厕所、供妇女们方便使用的简陋小草房，种有树木，养着鸡，养着猪。为防止绑票，小院中还建有一个地下藏身洞。

北房是正房，供老人和当家者居住，祖母和七叔一家就住在北房中。

北房中间的三间房屋相通，叫做一明二暗，居中的为明房，房间左右两侧设有烧饭的大锅台，炊烟穿过土炕从房顶烟囱排出，冬天的土炕很暖和。除中间三间外，东西两侧各有耳房一间，西耳房为粮房，东耳房放置一些杂物。

东西各三间厢房也是一明二暗格局。西厢房中间的明房里也有一口大锅，供冬季做饭或烧炕烧水用。另一间为厨房，多用于夏季做饭。还有一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住，这间房也是母亲嫁到魏家时的洞房。

我们的屋里摆放的都是母亲的陪嫁品，有枣红色的衣柜、雕花的柜架、画着仕女的掸瓶，还有一套红漆涂面的桌椅，桌面像镜子一样光亮，我常常趴在上面看自己的小脸。夏日宁静的夜晚，我躺在土炕上，依偎在母亲身边，聆听房后河边传来的蛙鸣，幸福地进入梦乡。

母亲在这间房里生育了一双儿女。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，在西厢房的土炕上，母亲几次阵痛后生下一个“黑毛”丫头——一声啼哭，我幸运地来到了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。后来母亲告诉我说，产后她首先看到的是女儿的一头乌发，细细的、长长的，一直拖到脖颈上。

东厢房与西厢房格局相同，一间放置腌制各种咸菜的大缸，另一间原是五叔居住，五叔因病故去后，常年闲置。

儿时记忆

村北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，名叫大清河。雨季时河面很宽，且河水

也深,川流不息的货船撑着白帆,日夜忙碌着。一到旱季,河面就变窄了,河水也变浅了,此时过河可以不用船具,脱下鞋子、卷起裤脚就能趟过河去。

平日里河滩上总放着一些简陋的小木船,谁愿意使用拿来就用,用完放回原地即可。好像那些船只并不属于谁家,也无人照看管理,可却从未丢失或毁坏。

河对岸有我们家的地,大人们常到河对岸劳作。因不方便侍弄,所以庄稼长势不佳,野花、野草丛生。

小时候我特别愿意跟随大人到河对面去玩,觉得河那边很新奇。在那里,我可以尽情地疯跑,东张张,西望望,寻觅着我的所爱。忽而我被大片的、万紫千红的野花所吸引,飞也似的跑过去,尽情地采摘;忽而又被色彩斑斓的蝴蝶迷住了,它们是那样地美丽,光彩夺目,悄无声息地在百花丛中飞来飞去。当有蝴蝶停在花朵上时,我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按捺住喜悦的心情,用稚嫩的小手去捕捉。即将得手时,蝴蝶突然飞走了,我只能失望地注视着它远去,幼小的心里有了一点点遗憾。

村的南面是一片杨树林,越过杨树林就是我家的一块离家最近的土地。每年秋季播种冬小麦,次年收完小麦后,再种一茬玉米,一年可以收获两季粮食。春天,地边种植着各类蔬菜,小葱、豆角、黄瓜、辣椒等等,供一家人食用。小时候我经常跟随母亲去地边摘菜。我特别愿意做这样的活,有时边摘边吃,很开心。玉米成熟时,我和堂妹常到地里寻觅不长玉米穗的秸秆吃,这样的秸秆特别甜,可与甘蔗媲美,它能满足我们一时的口福。

到了秋天,那片杨树林的叶子由绿变黄,一夜秋风,遍地金黄。树叶晒干了可以当柴烧,尤其是冬天烧炕特别好。一天吹了一夜的秋风,清晨母亲说:“我去占地儿,天大亮了去扫树叶。”“妈,我也跟你一起去。”我坚决地对母亲说。母亲急匆匆地走向杨树林,我紧紧地跟在后面。远远望去,树下一片金灿灿的落叶。走到跟前,不料想落叶上压着横七竖八的草绳子。这分明是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占领了落叶。母亲惋惜地说:“我们来晚了一步啊。”结果起了个大早,赶了个晚集。

母亲记住了,要想得到树叶子,必须起得更早。以后遇到这样的机

会,母亲总是早早地悄悄地一个人去占地儿,天亮后再叫醒我们一起去扫落叶。我人小,拿不动又大又沉的扫把,只能将母亲扫成堆的叶子,一点一点地装进麻袋里。记忆中这样的事情做过好多次。

父母与家人

父亲名叫魏仲春,号子荣。

父亲年少时在农村上私塾,后来慕名到当私塾先生的外祖父家就读。父亲老实忠厚,不善言谈,但学习努力、刻苦,日久天长博得了外祖父全家人的喜爱,外祖父遂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了父亲。

父亲小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汇文中学,因家乡发洪水,延迟了入学时间,英文学习受到了影响。父亲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成绩,常常把自己关在教室、宿舍里,放弃玩耍,苦读英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成绩由差转优。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。

在校学习期间,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,父亲勤工俭学,寒、暑假期间打工挣钱,有时甚至停学半年,为的是挣钱交纳下学年的学费。父亲很少回家,尽管北平离白沟并不遥远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父亲学业不能继续,后来到西南联大继续学习,毕业后漂流各地从事英语教学。

母亲名叫王淑琴,出生于南亩(读留音)村地主之家,兄弟姐妹共七人,均为一奶同胞。母亲排行老大。

母亲很漂亮,白皙的皮肤,高高的鼻梁,双眼皮,长长的睫毛,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乌黑的长辫垂在背后,文静而优雅,甚是动人。母亲一双勤劳的巧手做得一手好活计。

母亲目不识丁,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一派大家闺秀风范。只有逢年过节在家人的带领下,母亲才能逛个庙会,走出家门。母亲常被村里人夸奖:“呦,这是谁家的闺女啊?真俊啊!”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。

母亲十七岁时嫁给了父亲。婚后不久丈夫远去北平继续学业，年少的新娘，寂寞与痛苦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。

母亲常一动不动地坐在炕上发呆，或是不停地吸烟（一种旱烟）。这时我就非常害怕。我愿意看母亲微笑、唱戏的神情。每当看到母亲那个样子，我就凑过去，边摇着她的身体边说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我……我怕。你还是唱戏吧，唱河北梆子好不好，我爱听。”不懂事的我一个劲地纠缠着母亲，母亲不急不火地说：“看你这孩子，行，行，妈给你唱。”

河北梆子是一种地方戏曲，多数是悲情剧，唱腔也多为哭腔，如《秦香莲》、《窦娥冤》……母亲为了应付我，慢慢地、轻轻地唱起来。每当唱到悲情处，母亲就会流下泪水。看到此景，我急忙用稚嫩的小手一边为母亲擦眼泪，一边说：“妈，你别唱了，我不想听了。”

我不想看到妈妈哭的样子。我不明白妈妈的哭是因为剧情，还是为自己的内心，我看不懂，只是不想看到母亲流眼泪。不管母亲多么苦，心里多么痛、多么烦，她都没有对我发过脾气，没有骂过我，更没打过我。

记忆中，我只有母亲，没有父亲。

祖父名叫魏焕文，字成章，是兄弟三人中的老二，带着财产过继给了他的叔叔。

祖父他们兄弟三人共生育了十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父亲兄弟姊妹中和我们家关系比较好的是六叔，他是祖父弟弟的孩子。

祖母生育了三个男孩。长子是我父亲，在家族大排行里排第三；次子排第七，即七叔；三子夭折。

祖父年轻时曾做过冯玉祥下属杨司令的军需官，后弃军经商，自行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维持生活。妈妈带着我和哥哥与祖母及七叔、七婶在老家务农。

兄长魏福林长我四岁，人品随父母，善良和顺、不善言谈。我俩在母亲的呵护下一起成长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封建思想非常严重，重男轻女，男孩可以读书，女孩只有在家学做家务、玩耍。哥哥上学了，而我整日陪在母亲身边，学做女红。

我有一个弟弟，叫魏墨林，长得很漂亮，小我四岁，可惜四岁时患急性腮腺炎，因缺医少药而夭折。

一九四九年，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小妹妹，叫魏静芬。

与我家走动最近的亲戚就算六叔了。

六叔是祖父弟弟的孩子，在当时的农村算是一位识文断字的文化人。因父亲在魏家族群中学历最高，识多见广，所以六叔最崇拜父亲，与父亲最有共同语言。父亲在外上学放假回老家时，六叔便是我家的常客，兄弟俩有谈不完的话题。

六叔身体不太好，虽上学不多，但自学了不少东西，对中医中药也略有了解，常为街坊四邻的乡亲们开个小方、治个小病什么的，小有名声。母亲和六婶的关系也很不错。

抗战八年，父亲一直漂泊在外，母亲带着一双儿女苦度日月。六叔一家同情、理解母亲的苦衷，对我们一家三口关心爱护有加，也特别喜欢我。记得我四五岁时生过一次病，一天晚上，六婶摸黑来到我们房间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白面烙饼，小声对我说：“孩子吃吧，还热着呢。”母亲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六婶笑着说：“孩子有病，该吃点好的。”我接过饼吃起来。饼很香，是香油做的。母亲和六婶看着我贪吃的情景，至今我都没有忘记。

家乡沦陷

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前后的光景，我的家乡来了日本人。

在这之前，我常听大人们议论，小日本又在哪里杀人了、放火了、抢东西了，也经常听七叔唱一首歌，什么“揪尾巴、揪尾巴”的。我听不懂，于是问叔叔：“叔叔唱歌怎么老唱揪尾巴呀？揪谁的尾巴呀？”七叔说：“小孩子，你不懂，不是揪尾巴，是九一八。”虽然他告诉了我，可我还是不懂九一八是什么。我想问明白，七叔告诉我说：“九一八就是小日本打到中国来啦。”我糊糊涂涂地还是没搞清楚。